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雨果作品

悲惨世界

Bei Can Shi Jie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悲惨世界

[法]雨果

(二)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年 2月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一 从尼维尔来时所见

去年(一八六一),在五月间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一个行人,本故事的叙述者,到了尼维尔,并向拉羽泊走去。他步行。他沿着山冈上两行树木中间的一条铺了路面的大道前进。那大道随着连绵不断的山冈,一起一伏,犹如巨浪。他已经走过了里洛和伊萨克林。向西望去,他可以辨出布兰拉勒的那座形如覆盆的青石钟楼。他刚刚走过一处高地上的树林,看见有一根蛀孔累累的木柱,立在一条横路的转角处,那柱子上面写着“第四栅栏旧址”;旁边,有一家饮料店,店面墙上的招牌写着“艾侠波四风特等咖啡馆”。

从那咖啡馆再往前走八分之一法里,他便到了一个小山谷的底里,谷底有一条溪流,流过路下的涵洞。疏朗翠绿的树丛,散布在路旁山谷里,在路的另一面,树丛散乱有致地展向布兰拉勒。

路的右边,有一家小客店,门前摆着一辆四轮小车、一大捆蛇麻草和一个铁犁,青树篱边,有一堆干刍,在一个方坑里,石灰正冒着气,一张梯子卧倒在一个用麦秆作隔墙的破棚子的墙边。田里有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个大姑娘在锄草，一大张黄色广告，也许是什么杂技团巡回演出的海报，在田边迎风飘动。在那客店的墙角外面，有一群鸭子在浅沼里游行，一条路面铺得很坏的小道沿着那浅沼伸入丛莽。那行人向丛莽中走去。

他走上百来步，到了一道十五世纪的墙脚边，墙上有用花砖砌的山字形尖顶，沿墙过去，便看见一扇拱形石库大门，一字门楣，配上两个圆形浮雕，具有路易十四时代的浑厚风格。大门的上方便是那房屋的正面，气象庄严，一道和房屋正面垂直的墙紧靠在大门旁边，构成一个生硬的直角。门前草地上，倒着三把钉耙，五月的野花在耙齿间随意开着。大门是关着的。双合门扇已经破烂，一个旧门锤也生了锈。

日光和煦宜人，树枝在作五月间那种轻柔的颤动，仿佛来自枝上的鸟巢，而不是由于风力。一只可爱的小鸟，也许是怀春吧，在一株大树上尽情啼唱。

过客弯下腰去细察门左石脚上的一个圆涡，圆涡颇大，好像是个圆球体的模子。正在这时，那双合门扇开了，走出来一个村姑。

她望着过路客人，看见了他正在细看的東西。

“这是一颗法国炮弹打的。”她向他说。

随后她又接着说：

“稍高一点，在这大门的上面，那颗钉子旁边，您看见的是一个大铤打的窟窿。铤子并没有把木板打穿。”

“这叫什么地方？”过客问道。

“乌古蒙。”村姑说。

过客抬起头来。他走了几步，从篱笆上面望去。他从树枝中望见天边有一个小丘，丘上有一个东西，远远望去，颇像一只狮子。



二 乌 古 蒙

乌古蒙是一个伤心惨目的地方，是障碍的开始，是那名叫拿破仑的欧洲大樵夫在滑铁卢遇到的初次阻力，是巨斧痛劈声中最初碰到的盘根错节。

它原是一个古堡，现在只是一个农家的庄屋了。乌古蒙对好古者来说，应当是雨果蒙。那宅子是贵人索墨雷·雨果，供奉维莱修道院第六祭坛的那位雨果起造的。

过客推开了大门，从停在门洞里的一辆旧软兜车旁边走过，便到了庭院。

在庭院里。第一件使过客注目的东西。便是一扇十六世纪的圆顶门，门旁的一切已经全坍了。宏伟的气象仍从遗迹中显示出来。在离圆顶门不远的墙上，另辟了一道门，门上有亨利四世时代的拱心石，从门洞里可以望见果园中的树林。门旁有个肥料坑、几把十字镐和尖嘴锹，还有几辆小车，一口井口有石板铺地和铁轡驴的古井，一匹小马正在蹦跳，一只火鸡正在开屏，还有一座有小钟楼的礼拜堂，一株桃树，附在礼拜堂的墙上，正开着花。这便是拿破仑当年企图攻破的那个院子的情形。这一隅之地，假使他攻破了，全世界也许就是属于他的。一群母鸡正把地上的灰尘啄得四散。他听见一阵狺吠声，是一头张牙露齿、代替英国人的大恶狗。

当年英国人在这地方是值得钦佩的。库克的四连近卫军，在一军人马猛攻之下，坚持了七个钟头。

乌古蒙，包括房屋和园子在内，在地图上，作为一个几何图形去看，是一个缺了一只角的不规则长方形。南门便在那角上，有道围墙作它最近的屏障。乌古蒙有两道门：南门和北门，也就是古堡的门和庄屋的门。拿破仑派了他的兄弟热罗姆去攻乌古蒙；吉埃米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诺、富瓦和巴许吕各师全向那里进扑，雷耶的部队几乎全部用在那方面，仍归失败，克勒曼的炮弹也都消耗在那堵英雄墙上。博丹旅部从北面增援乌古蒙并非多余，索亚旅部在南面只能打个缺口，而不能加以占领。

庄屋在院子的南面。北门被法军打破的一块门板至今还挂在墙上。那是钉在两条横木上面的四块木板，攻打的伤痕还看得出。

这道北门，当时曾被法军攻破过，后来换上了一块门板，用以替代现在挂在墙上的那块；那道门正在院底半掩着，它是开在墙上的一个方洞里的，堵在院子的北面，墙的下段是石块，上段是砖。那是一道在每个庄主人家都有的那种简单的小车门，两扇门板都是粗木板做成的，更远一点，便是草地。当时两军争夺这一关口非常猛烈。门框上满是殷红的血手印，历久不褪，博丹便在此地阵亡。

鏖战的风涛还存在于这院里，当时的惨状历历在目，伏尸喋血的情形宛然如在眼前；生死存亡，有如昨日；墙垣呻吟，砖石纷飞，裂口呼叫，弹孔沥血，树枝倾斜战栗，好像力图逃遁。

这院子已不像一八一五年那样完整了，许多起伏曲折、犬牙交错的工事都已拆毁。

英军在这里设过防线，法军突破过，但是守不住。古堡的侧翼仍屹立在那小礼拜堂的旁边。但是已经坍塌，可以说是徒存四壁，空无所有了，这是乌古蒙宅子仅存的残迹。当时以古堡为碉楼，礼拜堂为营寨，两军便在那里互相歼灭。法军四处受到火枪的射击，从墙后面、顶阁上、地窖底里，从每个窗口、每个通风洞、每个石头缝里都受到射击，他们便搬一捆捆树枝去烧那一带的墙和人，射击得到了火攻的回答。

那一侧翼已经毁了，人们从窗口的铁栏缝里还可以看见那些墙砖塌了的房间，当时英军埋伏在那些房间里，一道旋梯，从底到顶全破裂了，好像是个破海螺的内脏。那楼梯分两层，英军当时在楼梯上受到攻击，便聚集在上层的梯级上，并且拆毁下层。大块大块的青石板在荨麻丛里堆得像座小山，却还有十来级附在墙上，



在那第一级上搨了一个三齿叉的迹印。那些高不可攀的石级，正如牙床上的牙一样，仍旧牢固地嵌在墙壁里。其余部分就好像是一块掉了牙的颞骨。那里还有两株古树：一株已经死了，一株根上受了伤，年年四月仍发青。从一八一五以来，它的枝叶渐渐穿过了楼梯。

当年在那礼拜堂里也有过一番屠杀。现在却静得出奇。

自从那次流血以后，不再有人来做弥撒了。但是祭台依然存在，那是一座靠着粗石壁的粗木祭台。四堵用灰浆刷过的墙，一道对着祭台的门，两扇圆顶小窗，门上有一个高大的木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有个被一束干草堵塞了的方形通风眼，在一个墙角的地上，有一个旧玻璃窗框的残骸，这便是那礼拜堂的现状。祭台旁边，钉了一个十五世纪的圣女安娜的木刻像；童年时代的耶稣的头，它不幸也和基督一样受难，竟被一颗铙子打掉了。法军在这礼拜堂里曾一度做过主人，继又被击退，便放了一把火。这破屋里当时满是烈焰，只火炉，门着过火，地板也着过火，基督的木雕像却不曾着火。火舌灼过他的脚，随即熄灭了，留下两段乌焦的残肢。奇迹，当地的人这样说。儿时的耶稣丢了脑袋，足见他的运气不如基督。

墙上满是游人的字迹。在那基督的脚旁写着：安吉内。还有旁的题名：略玛约伯爵、哈巴纳阿尔马格罗侯爵及侯爵夫人。还有一些法国人的名字，带着惊叹号，那是愤怒的表示。那道墙在一八四九年曾经重加粉刷，因为各国的人在那上面互相辱骂。

一个手里捏着一把板斧的尸首便是在这礼拜堂的门口找到的，那是勒格罗上尉的遗骸。

从礼拜堂出来，朝左，我们可以看见一口井。这院子里原有两口井。我们问：“为什么那口井没有吊桶和滑车了呢？”因为已经没有人到那里取水了。为什么没有人到那里取水呢？因为井里填满枯骨。

到那井里取水的最后一个人叫威廉·范·吉耳逊。他是个农民，当时在乌古蒙当园丁。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的家眷曾逃到树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林里去躲藏。

那些不幸的流离失所的人在维莱修道院附近的树林里躲了好几天夜。今天还留下当年的一些痕迹,例如一些烧焦了的古树干,便标志着那些惊慌战栗的难民在树林里露宿的地点。

威廉·范·吉耳逊留在乌古蒙“看守古堡”,他蜷伏在一个地窖里。英国人发现了他。他们把这吓破了胆的人从他的藏身窟里拖出来,用刀背砍他,强迫他服侍那些战士。他们渴,威廉便供给他们喝。他的水便是从那井里取来的。许多人都在那里喝了他们最后的一口水。这口被许多死人喝过水的井也该同归于尽。

战后大家忙着掩埋尸体。死神有一种独特的扰乱胜利的方法,它在光荣之后继以瘟疫。伤寒症往往是武功的一种副产品。那口井相当深,成了万人冢。那里面丢进了三百具尸体。也许丢得太急。他们果真全是死了的人吗?据传说是未必尽然的。好像在抛尸的那天晚上,还有人听见微弱的叫喊声从井底传出来。

那口井孤零零地在院子中间。三堵半石半砖的墙,折得和屏风的隔扇一样,像个小方塔,三面围着它。第四面是空着的。那便是取水的地方。中间那堵墙有个怪形牛眼洞,也许是个炸弹窟窿。那小塔原有一层顶板,现在只剩木架了。右边护墙的铁件作十字形。我们低着头往下望去,只看见黑乎乎一道砖砌的圆洞,深不见底。井旁的墙脚都埋在荨麻丛里。

在比利时,每口井的周围地上都铺有大块的青石板,而那口井却没有。代替青石板的,只是一条横木,上面架着五六段奇形怪状、多节、僵硬、类似长条枯骨的木头。它已没有吊桶,也没有铁链和滑车了;但盛水的石槽却还存在。雨水聚在里面,常有一只小鸟从邻近的树林中飞来啄饮,继又飞去。

在那废墟里只有一所房子,那便是庄屋,还有人住着。庄屋的门开向院子。门上有一块精致的哥特式的锁面,旁边,斜伸着一个苜蓿形的铁门钮。当日汉诺威的维尔达中尉正握着那门钮,想躲进庄屋去,一个法国敢死队员一斧子便砍下了他的手。



住这房子的那一家人的祖父叫范·吉耳逊，他便是当年的那个园丁，早已死了。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向您说：“当时我也住在这里。我才三岁。我的姐姐比较大，吓得直哭。他们便把我们带到树林里去了。我躲在母亲怀里。大家都把耳朵贴在地上听，我呢，我学大炮的声音，喊着‘嘣，嘣。’”

院子左边的那道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向果园。

果园的情形惨极了。

它分三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说三幕。第一部分是花园，第二部分是果园，第三部分是树林。这三个部分有一道总围墙，在门的这边有古堡和庄屋，左边有一道篱，右边有一道墙，后面也有一道墙。右边的墙是砖砌的，后面的墙是石砌的。我们先进花园。花园比房子低，种了些覆盆子，生满了野草，尽头处有一座高大的方石平台，栏杆的石柱全作葫芦形。那是一种贵人的花园，它那格局是最早的法国式，比勒诺特尔式还早，现在已经荒废，荆棘丛生。石柱顶端作浑圆体，类似石球。现在还有四十三根石栏杆立在它们的底座上，其余的都倒在草丛里了。几乎每根都有枪弹的伤痕。一条断了的石栏杆竖在平台的前端，如同一条断腿。

花园比果园低，第一轻装队的六个士兵曾经攻进这花园，陷在里面，好像熊落陷阱，出不去，他们受到两连汉诺威兵的攻击，其中一连还配备了火枪。汉诺威兵凭着石栏杆，向下射击。轻装队士兵从低处回射，六个人对付两百，奋不顾身，惟一的屏障只是草丛，他们坚持了一刻钟，六个人同归于尽。

我们踏上几步石级，便从花园进入真正的果园。在一块几平方脱阿斯大小的地方，一千五百人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全倒下去了。那道墙现在似乎还有余勇可鼓的神气。英国兵打在墙上的那三十八个高低不一的枪孔现在还存在。在第十六个枪孔前面，有两座花岗石的英国坟。只有南面的墙上有枪孔，总攻击当时是从这面来的。一道高的青藤篱遮掩着墙的外面，法国兵到了，以为那只是一道篱笆，越过后发现那道设了埋伏阻止他们前进的墙。英国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近卫军躲在墙后，三十八个枪孔一齐开火，暴雨似的枪弹迎面扫来。索亚的一旅人在那里覆没了。滑铁卢战争便是这样开始的。

果园终于被夺过来了。法国兵没有梯子，便用指甲抓着往上爬。两军在树下肉搏。草上全染满了血。纳索的一营兵，七百人，在那里遭到了歼灭。克勒曼的两队炮兵排在墙外，那墙的外面满是开花弹的伤痕。

这果园，和其他的果园一样，易受五月风光的感染。它有它的金钮花和小白菊，野草畅茂，耕马在啃青，一些晒衣服的毛绳系在树间，游人得低下头去，我们走过那荒地，脚常陷在田鼠的洞里。乱草丛中，我们看见一株连根拔起的树干，倒在地上发绿。那便是参谋布莱克曼在临死时靠过的那棵树。德国的狄勃拉将军死在邻近的一株大树下面，他原属法国籍，在南特敕令废止时才全家迁徙到德国去的。近处，斜生着一株得病的苹果树，上面缠着麦秸，涂上粘泥，几乎所有的苹果树全因年老而枯萎了。没有一株不曾受过枪弹和铤火。园里充满了死树的枯骸。群鸦在枝头乱飞，稍远一点，有一片开满紫罗兰的树林。

博丹死了，富瓦受了伤。烈火，伏尸，流血，英、德、法三国人的血奋激狂暴地汇成一条溪流，一口填满了尸首的井，纳索的部队和不伦瑞克的部队被歼灭了，狄勃拉被杀，布莱克曼被杀，英国近卫军受了重创，法国雷耶部下的四十营中有廿营被歼灭，在这所乌古蒙宅子里，三千人里有些被刀砍了，有些身首异处，有些被扼杀，有些被射死，有些被烧死；凡此种种，只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先生，给我三个法郎，要是您乐意，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您听听。”



三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追源溯流是讲故事人的一种权利，假设我们是在一八一五年，并且比本书篇一部分所说的那些进攻还稍早一些的时候。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一晚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对拿破仑就成了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使滑铁卢成为奥斯特里茨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了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一个世界崩溃。

滑铁卢战争只有在十一点半开始，布吕歇尔才能从容赶到。为什么？因为地面湿了。炮队只有等到地面干一点，否则不能活动。

拿破仑是使炮的能手，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他在向督政府报告阿布基尔战况的文件里说过：“我们的炮弹便这样打死了六个人。”这句话可以说明那位天才将领的特点。他的一切战争计划全建立在炮弹上。集中大炮火力于某一点，那便是他胜利的秘诀。他把敌军将领的战略，看成一个堡垒，加以迎头痛击。他用开花弹攻打敌人的弱点，挑战，解围，也全赖炮力。他的天才最善于使炮。攻陷方阵，粉碎联队，突破阵线，消灭和驱散密集队伍，那一切便是他的手法，打，打，不停地打，而他把那种打的工作交给炮弹。那种锐不可当的方法，加上他的天才，便使战场上的这位沉郁的挥拳好汉在十五年中所向披靡。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因为炮位占优势，他更寄希望于发挥炮的威力。威灵顿只有一百五十九尊火器，而拿破仑有二百四十尊。

假使地是干的，炮队易于行动，早晨六点便已开火了。战事在两点钟，比普鲁士军队的突然出现还早三个钟头就告结束，已经获



得胜利了。

在那次战争的失败里拿破仑方面的错误占多少成分呢？

中流失事便应归咎于舵工吗？

拿破仑体力上明显的变弱，那时难道已引起他精力的衰退？二十年的战争，难道象磨损剑鞘那样，也磨损了剑刃，象消耗体力那样，也消耗了精神吗？这位将领难道也已感到年龄的困累吗？简单地说，这位天才，确如许多优秀的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已经衰弱了吗？他是不是为了要掩饰自己的衰弱，才轻举妄动呢？他是不是在一场风险的困惑中，开始把握不住了呢？难道他犯了为将者的大忌，变成了不了解危险的人吗？在那些可以称作大活动家的钢筋铁骨的人杰里，果真存在着天才退化的时期吗？对精神活动方面的天才，老年是不起影响的，象但丁和米开朗琪罗这类人物，年岁越高，才气越盛；对汉尼拔和波拿巴这类人

物，才气难道会随着岁月消逝吗？难道拿破仑对胜利已失去了他那种锐利的眼光吗？他竟到了认不清危险，猜不出陷阱、分辨不出坑谷边上的悬崖那种地步吗？对灾难他已失去嗅觉了吗？他从前素来洞悉一切走向成功的道路，手握雷电，发踪指使，难道现在竟昏聩到自投绝地，把手下的千军万马推入深渊吗？四十六岁，他便害了无可救药的狂病吗？那位掌握命运的怪杰难道已只是一条大莽汉了吗？

我们绝不那么想。

他的作战计划，众所周知是件杰作。直赴联军阵线中心，洞穿敌阵，把它截为两半，把不列颠的一半驱逐到阿尔，普鲁士的一半驱逐到潼格尔，使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不能首尾相应，夺取圣约翰山，占领布鲁塞尔，把德国人抛入莱茵河，英国人投入海中。那一切，在拿破仑看来，都是能在那次战争中实现的。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看。

在此地我们当然没有写滑铁卢史的奢望，我们现在要谈的故事的伏线和那次战争有关，但是那段历史并不是我们的主题，况且



那段历史是已经编好了的，洋洋洒洒地编好了的，一方面，有拿破仑的自述，另一方面，有史界七贤的著作。至于我们，尽可以让那些史学家去聚讼，我们只是一个事后的见证人，原野中的一个过客，一个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索的人，也许是一个把表面现象看做实际情况的人；对一般错综复杂、神秘难测的事物，从科学观点考虑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和战略上的才干，不能成为一家之言；在我们看来，在滑铁卢，那两个将领被一连串偶然事故所支配。至于命运，这神秘的被告，我们和人民（这天真率直的评判者）一样，对它做出我们的判决。

四 A

希望清楚地了解滑铁卢战争的人，只须在想象中把一个大写的A字写在地上。A字的左边一划是尼维尔公路，右边一划是热纳普公路，A字中间的横线是从奥安到布兰拉勒的一条凹路。A字的顶是圣约翰山，威灵顿所在的地方；左下端是乌古蒙，雷耶和热罗姆·波拿巴所在的地方；右下端是佳盟，拿破仑所在的地方。比右腿和横线的交点稍低一点的地方是圣拉埃，横线的中心点正是战争完毕说出最后那个字的地方。无意中把羽林军的至高英勇表现出来的那只狮子便竖立在这一点上。

从A字的尖顶到横线和左右两划中间的那个三角地带是圣约翰山高地。争夺那片高地是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

两军的侧翼在热纳普路和尼维尔路上向左右两侧展开；戴尔隆和皮克顿对峙，雷耶和希尔对峙。在A字的尖顶和圣约翰山高地方后面的，是索瓦宁森林。

至于那平原本身，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片辽阔、起伏如波浪的旷地；波浪越起越高，齐向圣约翰山荡去，直到那森林。



战场上两军交战,正如两人角力,彼此互相搂抱。彼此都要使对方摔倒。我们对任何一点东西都不肯放松;一丛小树可以作为据点,一个墙角可以成为支柱,背后缺少一点依靠,可以使整队人马立不住足;平原上的洼地,地形的变化,一条适当的捷径,一片树林,一条山沟,都可以撑住大军的脚眼,使它不后退。谁退出战场,谁就失败。因此,负责的主帅必须细致深入地察遍每一丛小树和每一处有轻微起伏的地形。

两军的将领都曾仔细研究过圣约翰山平原——今日已改称滑铁卢平原。一年以前,威灵顿便早有先见,已经考察过这地方,作了进行大战的准备。在那次决战中,六月十八日,威灵顿在那片地上占了优势,拿破仑处于劣势。英军居高,法军居下。

在此地描绘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黎明,在罗松高地上骑着马,手里拿着望远镜的形象,那几乎是多事。在写出以前,大家早已全见过了。布里埃纳军校的小帽下那种镇静的侧面像,那身绿色的军服,遮着勋章的白翻领,遮着肩章的灰色外衣,坎肩下的一角红丝带,皮短裤,骑匹白马,马背上覆着紫绒,紫绒角上有几个上冠皇冕的N和鹰,丝袜,长统马靴,银刺马距,马伦哥剑,在每个人的想象中都拥有着这副最后一个恺撒的尊容,有些人见了欢欣鼓舞,有些人见了侧目而视。

那副尊容久已处于一片光明之中,即使英雄人物也多半要受到传说的歪曲,致使真相或久或暂受到蒙蔽,但到今天,历史和真相都已大白。

那种真相——历史——是冷酷无情的。历史有这样一种特点和妙用,尽管它是光明,并且正因为它是光明,便常在光辉所到之处涂上一层阴影;它把同一个人造成两个不同的鬼物,互相攻讦,互相排斥。暴君的黑暗和统帅的荣光进行斗争。于是人民有了比较正确的定论。巴比伦被蹂躏,亚历山大的声誉有损;罗马被奴役,恺撒因而无光;耶路撒冷被屠戮,梯特为之减色。暴政随暴君而起。一个人身后曳着和他本人相似的暗影,对他而言那是一种不幸。



五 战争的玄妙

大家知道那次战争最初阶段的局面对双方的军队都是紧张、混乱、棘手、危急的，但是英军比法军还更危殆。落了一整夜的雨；暴雨之后，一片泥泞；原野上，处处是水坑，水在坑里，如在盆中；在某些地方，辎重车的轮子淹没了一半，马的肚带上滴着泥浆；假使没有那群蜂拥前进的车辆所压倒的大麦和裸麦把车辙填起来替车轮垫底，一切行动，尤其是在帕佩洛特一带的山谷里，都会是不可能的。

战争开始得迟，拿破仑，我们已经说过，惯于把全部炮队握在手里，如同握管手枪，时而指向战争的某一点，时而又指向另一点；所以他要等待，好让驾好了的炮队能驰骤自如；要做到这一步，非得太阳出来晒干地面不可。但是太阳迟迟不现，这回它却不像奥斯特里茨那次那样守约了。第一炮发出时，英国的科维尔将军看了一下表，当时正是十一点卅五分。

战事开始时法军左翼猛扑乌古蒙，那种猛烈程度，也许比皇上所预期的还更猛些。同时拿破仑进攻中部，命吉奥的旅部冲击圣拉埃，内伊也命令法军的右翼向盘踞在帕佩洛特的英军左翼挺进。

乌古蒙方面的攻势有些诱敌作用。原想把威灵顿引到那里去，使他偏重左方，计划是那样定的。假使那四连英国近卫军和佩尔蓬谢部下的那一师忠勇的比利时兵不曾固守防地，那计划也许成了功，但是威灵顿并没有向乌古蒙集中，只加派了四连近卫军和不伦瑞克的营部赴援。

法军右翼向帕佩洛特的攻势已经完成，计划是要击溃英军左翼，截断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切断那可能到达的普鲁士军队的来路，进逼圣约翰山，想把威灵顿先撵到乌古蒙，再撵到布兰拉勒，再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撵到阿尔,那是显而易见的。假使没有发生意外,那一路进击,一定会成功。帕佩洛特夺过来了,圣拉埃也占住了。

附带说一句。在英军的步兵中,尤其是在兰伯特的旅部里,有不少新兵。那些青年战士,在我们勇猛的步兵前面是顽强的,他们缺乏经验,却能奋勇作战,他们尤其作了出色的散兵战斗,散兵只须稍稍振奋,便可成为自己的将军,那些新兵颇有法国军人的那种独立作战和奋不顾身的劲头。那些乳臭小兵都相当冲动,威灵顿为之不乐。

在夺取了圣拉埃以后,战事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那天,从中午到四点,中间有一段混乱过程;战况差不多是不明的,成了一种混战状态。黄昏将近,千军万马在暮霭中往复飘荡,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奇观,当时的军容今日已经不可复见了,红缨帽,飘荡的佩剑,交叉的革带,榴弹包,轻骑兵的盘绦军服,千褶红靴,璎珞累累的羽毛冠,一色朱红,肩上有代替肩章的白色大圆环的英国步兵和几乎纯黑的不伦瑞克步兵交相辉,还有头戴铜箍、红缨、椭圆形皮帽的汉诺威轻骑兵,露着膝头、披着方格衣服的苏格兰兵,我国羽林军的白色长绑腿,这是一幅幅图画,而不是一行行阵线,为萨尔瓦多·罗扎所需,不为格里德瓦尔所需。

每次战争总有风云的变幻。“天意莫测。”每个史学家都随心所欲把那些混乱情形描写几笔。为将者无论怎样筹划,一到交锋,总免不了千变万化,时进时退;在战事进行中,两军将领所定的计划必然互有出入,互相牵制。战场的某一点所吞没的战士会比另一点多些,仿佛那些地方的海绵吸水性强弱不同,因而吸收水量的快慢也不一样。为将者无可奈何,只得在某些地方多填一些士兵下去。那是一种意外的消耗。战线如长蛇,蜿蜒动荡,鲜血如溪水,狂妄地流着,两军的前锋汹涌如波涛,军队或进或退,交错如地角海湾,那一切礁石也都面面对,浮动不停;炮队迎步兵,马队追炮队,队伍如烟云。那里明明有一点东西,细

看却又不见了,稀疏的地方迁移不定,浓密的烟尘进退无常,有种阴风把那些血肉横飞的人堆推上前去,继又撵回来,扫集到一



处，继又把他们驱散四方。混战是什么呢？是种周旋进退的动作。精密的计划是死东西，只适合于一分钟，对一整天不适合。描绘战争，非得有才气纵横、笔势雄浑的画家不可；伦勃朗就比范·德·米伦高明些。范·德·米伦正确地画出了中午的情形，却不是三点钟的真相。几何学不足为凭，只有飓风是真实的。因此福拉尔有驳斥波利比乌斯的理由。

我们应当补充一句，在某个时刻，战争常转成肉搏，人自为战，分散为无数的细枝末节。拿破仑说过：“那些情节属于各联队的生活史，而不属于大军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史学家显然只能叙述一个梗概。他只能掌握战争的主要轮廓，无论怎样力求忠实，也决不能把战云的形态刻画出来。

这对任何一次大会战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对滑铁卢。

可是，到了下午，在某个时刻，战争的局势渐渐分明了。

六 下午四点

将近四点，英军形势危急。奥伦治亲王将中军，希尔右翼，皮克顿左翼。骁勇而战酣了的奥伦治亲王向着荷比联军叫道：“纳索，不伦瑞克，永不后退！”希尔力不能支，来投靠威灵顿，皮克顿已经死了。正当英军把法国第一〇五联队军旗夺去时，法军却一粒子弹穿脑袋，毙了英国的皮克顿将军。威灵顿有两个据点：乌古蒙和圣拉埃，乌古蒙虽然顽抗，却着了火，圣拉埃早已失守。防守圣拉埃的德军只剩下四十二个人，所有的军官都已战死或当了俘虏，幸免的只有五个人，三千战士在那麦仓里送了命。英国卫队中的一个中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拳术家，他的同道们称他为无懈可击的好汉，却被法国一个小小鼓卒宰了在那里。贝林已经丢了防地，阿尔顿已经死在刀下。